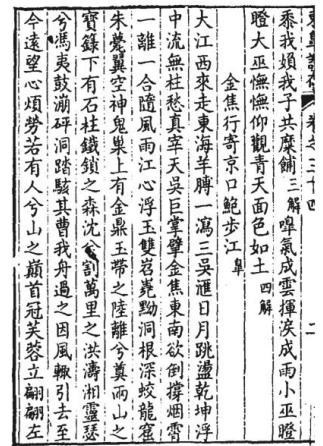


南通祈雨往事

□羌松延

长时间干旱对农作物生长造成严重影响,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我市气象部门在连续几周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后,于本月5日成功实施人工增雨。“催云化雨”让人们感慨自然力量的可掌控性。然而回溯历史长河,在科技匮乏的岁月里,面对干旱的南通人,曾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一场场庄严肃穆的祈雨仪式。那些弥漫着香火气息的神庙、响彻云霄的钟鼓、涂泥扮鬼的孩童,以及官员与百姓共同构筑的信仰图景,不仅是南通旱灾频发的历史见证,更是一部镌刻在江海大地上的民间精史。下图左起:《东皋诗存》(乾隆三十一年文园刻本)中有关僮子求雨的场景描写,蔡观明撰文《论禁屠祈雨》,民国祈雨旧照(京兆尹发起求雨)。



干旱催生的信仰之花

翻开地方志书,干旱如同一道狰狞的伤痕,贯穿了南通千年历史。

宋代明道元年(1032)的静海、海门等地饱受大旱之苦。南宋绍兴六年(1136),通州与真州、扬州、泰州并列“大旱”灾区。进入明代,干旱记载密度陡增:永乐年至七年的跨年度干旱让运河干涸;成化二十年更是出现“河竭,斗粟易子女”的人间惨剧;万历十六年“大旱,民饥,人相食”的记载触目惊心。正如邑人方汝谦在《苦雨行》中所叹:“四月五月河水涸,播谷田间供鸟雀,筑坛祈雨雨淋淋,典衣易种空囊橐。”寥寥数语,将旱情的紧迫、祈雨的虔诚与民生的艰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清代至民国,旱灾愈演愈烈。1928年年报载南通“自春徂夏,河水浅涸,泥土干瘠,棉种待雨萌芽”,乡间农人“翘首企足,盼望甘霖下降”的焦灼画面跃然纸上。

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北岸,虽然滨江临海,但若季风稍一失常,便极易陷入干旱困境。加之当年水利设施简陋,人们抵御天灾的能力薄弱,干旱一旦降临,往往意味着庄稼绝收、饿殍遍野。从1934年石港“河水尽涸,稻多枯死。……乡人饮水掘河底一洞,渗水少许为饮料”的记载,可见自然之力的碾压性优势。

当人力无法抗衡自然时,“天人感应”的朴素认知便成为精神支柱。先民们认为“天”是风雨主宰,干旱是神灵震怒的警示。这种信仰如同黑暗中的火把,将个体的恐惧凝聚成集体仪式:官员以祈雨彰显“牧民之责”,百姓在仪式中寻得心理慰藉,乡绅通过组织活动巩固权威,一场祈雨,便成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合剂。

南通祈雨的多元图景

祈雨是先民借助仪式向自然求助的朴素信仰。现存地方文献,为我们提供了清末民国时期南通祈雨的直接例证。

一是神庙祈雨。祈雨仪式主要在“阴界衙门”城隍庙进行。州牧或县官要斋戒三日,再率属员向城隍菩萨行三跪九叩礼,祝文曰“行云布雨,普降甘霖”。仪式按“三日一周期”递进:初求断屠,再求禁酒,三求禁小腥(鱼虾),直至降雨方“开屠宰神”。海门邑庙的祷雨联“油然作云,沛然下雨,求以至诚则灵”道破了官方仪式的核心逻辑——以虔诚换甘霖。

地方志中,不乏州官为民祈雨的记载。明正德年间知州高鹏“力疾祷雨,冒暑徒步”,不仅体现了官员对祈雨的重

视,也反映了民众对祈雨的期盼。

除城隍庙外,关帝庙、龙王庙等亦成为祈雨场所。徐海萍所记祈雨,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:

祈雨初求在城隍庙,满城文武官都参加。断屠三日,孩童扮水鬼,满身涂泥,四处奔走,街上贴满“商羊起舞”“石燕乱飞”“天降甘霖”“平地三尺”的条子。三日不雨到关帝庙再求,断小腥三日。如三日再不雨,就在北上真殿山门前搭台再求,那时把南门关上。降雨后,方撤坛,由阴阳官呈报雨量。

除了州县,各区乡也在神庙祈雨。以西安为例,1934年,该区由周子漠、吴建中等发起,就祖师殿内祈雨,并于前一日“沐浴斋戒,以示虔诚”。1940年5月,市人又集祖师殿求雨,拜忏三日。几天后竟“天下甘霖”,随后又有“大雨”。又如1924年夏,吕四场场长褚德黻“出示禁屠三日,亲往各庙敬香”祈雨。三乐区镇场则“禁止屠宰,并集地方人士,诣郡庙申虔诚祈雨”。

二是设坛求雨。1934年7月的公共体育场祈雨堪称民国时期的“标准样本”:场中二丈高的木台,大香炉焚烧老山香,北面悬钟鸣响三分钟,全场静肃默祷。上香后读祝文,鸣炮二十一响。南通区专员郑亦同自责“水利未尽完善”,宣布“十日禁肉,清洁街巷”,县长金宗华则描述“求天与心田”的哲学。

除了各级官员,地方各界也纷纷响应。1924年余西绅商僧道“齐至郡庙设坛建醮”。吕四则“有戒斋祈祷礼忏之举”……通街商人,布帖黄纸,上写求雨之字样,并设行雨龙王神位之香案。

关于设坛祈雨流程,以1926年8月唐闸实业警卫团、董事会等发起的那次记载最为详细。当天,组织者“就资生铁厂门前,搭盖临时板房为祈雨会所,请道士设坛诚求,并通知各肉铺禁屠三日。”初五上午,各厂代表等同赴祈雨会所祈雨,其仪式流程细致入微,含献香、献爵、读祈文等18道程序,道士诵经与厂代表叩首交织,展现工商阶层对传统仪式的改造。而1932年竞化区“塑土为龙”、观仁区儿童“涂泥扮水鬼”,则是底层民众将巫术元素融入祈雨的生动案例,充满原始生命力。

三是驱赶旱魃。每遇大旱,老百姓便以为是“旱魃为虐”。张謇诗句“风吹旱魃过,满目皆碱土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,在古人的意识中,旱灾来临,就要想办法驱赶旱魃。清乾隆五十八年(1793),白蒲姜恭寿记载了他目击的一场僮子(巫师)求雨的场面:“小巫击钟,大巫击鼓,披发旋舞作鬼舞,欲雨不雨神则吉。”

组织祈雨不仅是当地官员应对灾害的手段,祈雨获验,更是官员的重要政绩,关系到他们的风评和升迁。祈雨失败,则可能被视为“政事不修”,遭民众诟病。官员们因此而格外重视祈雨,有的

其吐。……嗥气成云,挥泪成雨。小巫瞪眼,大巫恍恍。仰观青天,面色如土。”在旱魃横恣、滴雨不下的情形下,人们满怀希望地请来僮子驱魃求雨,结果忙碌了半天,众巫没能驱赶旱魃,落得个小巫面面相觑,大巫哀叹不已的悲凉局面。

四是土龙崇拜,为求得龙王爷开恩,赐雨人间,堆筑土龙成了南通祈雨的特色仪式。1924年,大达轮船公司“塑泥龙一座,耳目口鼻俱全,身体在岸者,蜿蜒丈余,加以粉色,其尾在河之东岸,宛如游龙戏水之势。其目装以电灯,夜则电光灼灼,煞是可观。又塑虾蟆一只,伏于龙首前”巫者二三人,身穿红裙,手持法刀,会同儿童六七人,裸体涂泥,手持柳条,同赴白龙庙请神。沿途鼓乐喧天,途为之塞。及迎回,诸巫叩首礼拜,作法祷告,喃喃不已,为之一开光。炮竹之声,不绝于耳。”堪称微型狂欢节。而西安土龙“长五丈,刻划鳞脚”,石港土龙“蚌壳为鳞,首尾尾”,体现了民众对“龙行雨施”的具象化想象。

为祭祀龙神,人们还建造了龙王庙,并为龙神塑像,“祭龙”求雨是主要活动之一。一系列祈雨活动亦直接使南通的龙神庙有所增加。仅以现存的庙宇或地名而言,南通各地的龙王庙及海安白龙寺、唐闸与五甲的白龙庙、安老龙庙等,都是当年“祭龙”求雨的历史遗存。其中,安老龙庙就是在筑土龙求雨成功之后,乡民们为还愿而捐献木料、砖瓦等物建成。

祈雨背后的众生百态

祈雨的结果往往充满了偶然性,一场巧合的降雨,便能让祈雨者成为传奇。1926年8月,南通县公署禁屠祈雨,后于“初七夜半忽然黑云密布,继降微雨”,至次日午后,“雨势较大,直至夜半未息”。初九“又复大雨沛降”。由此大雨沛降,“田畴得雨已足,禾苗感受滋润”,这场及时雨让人们欢呼雀跃,将此视为神灵显灵。

1934年的那场祈雨活动也颇为“灵验”。据吴浦云记载,7月17日,他“率局中同人十一人赴公社体育场祷雨,郑氏及金县长有演说。祷雨后大雨一阵,为时甚少,巧事也。”20日又连下阵雨,以致“路旁之农家担粪者云‘此即铜角子’”。而22—24日再次连续下雨。如此巧合,实不多见。

组织祈雨不仅是当地官员应对灾害的手段,祈雨获验,更是官员的重要政绩,关系到他们的风评和升迁。祈雨失败,则可能被视为“政事不修”,遭民众诟病。官员们因此而格外重视祈雨,有的

甚至亲自参与。知州杨儒鲁,祈雨得应后难掩欣喜,曰:“吾民庶几活矣”。这背后既有对民生的关怀,也有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量。

充满戏剧性的一次祈雨是,南通县官为自身难符民望,还拉张謇出来求雨。《啬翁自订年谱》载,1922年6月15日,“久旱,因县知事请,祈雨。”张謇亲诣城隍庙,诵《祭告城隍神祈雨文》。求毕,甫出庙门,即开始下雨。对此,当年的军山气象台台长刘叔璜晚年曾撰文:那天有一低气压行经南通之北而出海,在其前二日,南通气温即开始下降,偏东风势力渐强,湿度大增,确是久晴后之大变象,为梅雨的开始。

然而,祈雨过程中也不乏权力滥用的现象。明嘉靖年间,知州钟汪祈雨时,竟命令下属抢夺卖葫芦人的葫芦,称“我为你祈雨,难道不会让你的葫芦生长吗”,暴露了其借祈雨之名滥用职权的本质。1929年7月,海安乡民聚众求雨,不服公安局制止,竟被击毙两人。乡民为此愈聚愈众,商店也一律罢市,进而又捣毁区党部、公安局等处,演变成一场社会风波。

祈雨失败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。除了姜恭寿笔下的僮子求雨,忙碌半天却颗粒无收,各地的祈雨多不能如愿。于是,人们只能在绝望中等待,或是转而采取其他方式抗旱。如1934年南通地方官员为保险起见而赶办抽水机,就姚港外口“安置一百匹马力戽水帮浦,用通明电力发动戽水灌田……唐闸方面由大生一厂开五十匹马力戽水机两只”。利用电力戽水灌田,虽不如祈雨那般充满仪式感,却能实实在在地缓解旱情。

随着科学的进步,民国时期始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。1924年,蔡观明刊文指禁屠祈雨“泥首于神前已至可笑”,且“侵犯人民经营之自由,而为宪法之所不许”,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习俗的反思。

当常规祈雨方式屡屡失效时,有人会以极端的苦行来表达诚意。顾懋官,字心农,“通地名诸生(按:同治庚午科)也,博学多能,性古傲,善弈,能文章……士林推重之”。史载顾“曾设馆于四安市乡金宅,诲人不倦。某年亢旱,郡守求雨无效,先生见天禾焦萎,乃斋戒沐浴,披发跣足,巡行田野间,仗剑诵咒,以针刺血,缮书告天,仰卧烈日中,愿以身殉。村童目之为痴,先生弗计也。如是者一日,即降倾盆大雨,禾黍复甦。”这种近乎悲壮的行为,展现了人们在绝境中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。

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祈雨活动早已不见。但这些往事仍会偶尔流传在老人的口中,成为人们听来的久远趣事。

墩北“八娘湾”得名传说两则

□李宝玺

海安市墩头镇墩北村四十组(原姚簖村二组)有一名胜古迹八娘湾,相传因皇帝宠妃八娘葬于此而得名。

关于八娘湾的传说,有两种。

一说:今年82岁的庞东荣老人,家住八娘湾南边约300米的地方,年少时常听邻居李老木匠讲述八娘湾的故事。相传,隋炀帝行乐,带着宠妃八娘到扬州看琼花,八娘不习南方水土,染病身亡。天气热,灵柩不能运回去。隋炀帝下旨,寻风水宝地厚葬。大臣奉旨寻宝地,到了姚簖庄西北约800米的地方,看到这里地势高出,西侧一条南北大河在此折弯西去,充满阳气、灵气、秀气。大臣不禁赞叹:“此乃地灵水秀宝地,八娘当长眠于此。”据说,八娘的陪葬品有十箱金銀财宝,还有八间金灶。为防盗墓,堆了九九八十一座假坟头。盗墓贼一直打八娘墓的主意,当地百姓则一直守护着八娘坟。一天,有位道人到八娘湾转了半天,说那长冬青树的是八娘真坟。当地百姓听说,赶紧在所有的坟头都栽上了冬青树。盗墓贼弄不清哪是八娘的真墓,只好放弃而去。有一年大旱,四邻八乡的沟沟塘塘都干涸了,只八娘湾还有一泓清水,成了方圆百里间的救命水。每天到八娘湾取水的人络绎不绝,这一泓清水是取之不尽。一天,有两个少年发现水底下隐隐约约有只石

头箱子,箱子上还有把金锁,箱子下面有石板。消息传出,想发横财的人认为,石箱里石板下定有许多金银财宝,便打起歪主意。正准备打开石箱上的金锁时,岸上来了个白胡子老人。老者说:“石箱子不能打开,因为里面有暗器,只要打开就会飞出七七四十九把飞刀,斩杀不速之客。下面的石板是水道门。当年隋炀帝亲手握神弓射神箭,一枝射海,一枝射江。如果掀开石板,就会引来五湖四海三江水,把这地方淹成泽国。”说罢,白胡子老人不见了。现场取水的人认为是仙人指点。想发横财的人也没敢动手开金锁。说来也奇怪,一泓清水渐渐上涨,不一会儿满河清流。八娘湾一带河道,从此再也没干涸过。八娘荫庇当地百姓的事很快传开了,人们祈求风调雨顺、消祸破灾、生儿育女、嫁女娶媳什么的,都到八娘湾烧香磕头,求八娘神灵庇佑。四邻八乡的人纷至沓来,就连江南淮北的人也慕名而至。史书记载:隋炀帝604年即位,618年在江都(今江苏扬州)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缢杀,只说隋炀帝到过扬州。

另外一个传说:是唐朝初年,唐太宗李世民远征高丽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屯兵集训。当时,墩头庄是运河以东江淮之间的兵营总部(薛仁贵部),李世民决定亲自来这里挑选将士。李世民宠妃八

娘是海陵人,于是一起南下。太宗一行摆驾墩头时正好赶上春旱和瘟疫,士兵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八娘力谏让士兵多挖深井,寻找清洁卫生的水源,帮助老百姓共同渡过灾难,为大宗采纳。据说共开凿了六六三十六口井,基本解决了驻军和老百姓的饮水问题。八娘让医生在井中撒上治疫的药物,瘟疫终于得到控制,然而八娘自己却染病身亡。唐太宗伤心不已,考虑到天气炎热,灵柩不便搬运,下令就地厚葬。太宗让人在墩头六七里的西北河湾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下葬,据说陪葬金银珠宝有几十箱。几年后,守灵士兵相继撤走。因八娘有恩于家乡百姓,老百姓自发地为八娘守灵,又将几十具真故士兵的尸骸迁葬在八娘坟的周围,让盗墓贼真假难辨。多年后,有一个73岁的老头带着儿孙贩草而归,途经八娘湾时,打起盗宝的歪主意。他们折腾半夜,终于找到藏宝的地方,盗窃一空。几十箱金银珠宝搬上草船。然而船刚到河心,一阵大风刮来,几条草船全部翻扣在水里,时值数九寒天,这伙贼人都冻死在八娘湾。说来也怪,以后凡是草船行船到这里都得绕过八娘湾,不然定会船翻人落水。于是至今鹿港、姚簖还流传着这样的俗语:“男人难过七十三,草船难过八娘湾。”又过了好些年,有一年大旱,四邻八乡的沟沟塘塘都干涸了,只八娘湾还有一泓清水,成了方圆百里间的救命水。每天到八娘湾取水的人络绎不绝,这一泓清水是取之不尽。一天,有两个少年发现水底下隐隐约约有只石

头箱子,箱子上还有把金锁,箱子下面有石板。消息传出,想发横财的人认为,石箱里石板下定有许多金银财宝,便打起歪主意。正准备打开石箱上的金锁时,岸上来了个白胡子老人。老者说:“石箱子不能打开,因为里面有暗器,只要打开就会飞出七七四十九把飞刀,斩杀不速之客。下面的石板是水道门。当年隋炀帝亲手握神弓射神箭,一枝射海,一枝射江。如果掀开石板,就会引来五湖四海三江水,把这地方淹成泽国。”说罢,白胡子老人不见了。现场取水的人认为是仙人指点。想发横财的人也没敢动手开金锁。说来也奇怪,一泓清水渐渐上涨,不一会儿满河清流。八娘湾一带河道,从此再也没干涸过。八娘荫庇当地百姓的事很快传开了,人们祈求风调雨顺、消祸破灾、生儿育女、嫁女娶媳什么的,都到八娘湾烧香磕头,求八娘神灵庇佑。四邻八乡的人纷至沓来,就连江南淮北的人也慕名而至。史书记载:隋炀帝604年即位,618年在江都(今江苏扬州)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缢杀,只说隋炀帝到过扬州。

另外一个传说:是唐朝初年,唐太宗李世民远征高丽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屯兵集训。当时,墩头庄是运河以东江淮之间的兵营总部(薛仁贵部),李世民决定亲自来这里挑选将士。李世民宠妃八

剿匪英雄缪天魁

□陈新华

如东栟茶清末民初始有海匪。时有盗船游弋于风浪侵扰渔民,老坝头、十八总、姜家埭、洋南灶一带常有盗警。初时海匪人数不多,活动区域较小。盗胆渐大后,忽一日聚临栟茶北郊,人们扶老携幼逃往镇区。慈善人士蔡少岚集资,在南通购步枪六十支,招佃农二十余人,创办栟茶民团,缪天魁(字星垣)任教练、指挥。

民团组建刚满一月,海匪又从洋北港登陆。缪天魁率队由东路往二十八总,正好遇上海匪。激战之时缪天魁以“忠义”激励团丁,大呼:“不杀海匪,必死于海匪。”自己奋勇当先。清末武举人缪卓哉率民团援兵至,杨勋臣带右哨缉私兵从西路夹攻,海匪鼠窜。盐民敲锣呐喊,有的带大刀、鱼叉追赶。栟茶街乡民合力,大获全胜。击毙海匪三人,擒获四人,负伤逃跑多人。海匪共有二百多人,剿匪一方仅有四十人,仅有快枪十支,民团射击技术尚未精熟,由于缪天魁指挥得当团丁无人伤亡。

数日后,十总匪警又告急,灶董大哭求救。缪天魁带队进剿,到达时天色已暗,又下小雨,遂令各队分开驻扎。半夜后又令各队返回大本营,以防分割击破。次日,灶董得知匪船陷于海滩泥泞,催民团进攻。缪天魁见海匪占据洋南灶墩民居,范公堤外一片平坦,不敢冒进。灶董侦察到海匪仅有二十余人,仅有前膛枪,再催民团,又有灶民苦求。缪天魁率队进攻,同时联系援兵,以防不测。民团攻下第二排墩后,大队海匪突然从侧面插入团丁后方。他们放火烧屋,利用火势烟雾攻击团丁。民团中了诱敌之计。枪战非常激烈,海匪多人被击中,仍不撤退,他们也有军事能人指挥。缪天魁一度孤军退至洋口关帝庙,只剩七颗子弹。天助民团,风向突变,大火反而向海匪烧去。援军又到,土气大振。缪天魁指挥团丁坚守阵地,集中火力定点清除。在两点般枪弹下,海匪一一倒地,有的仓皇四逃,有一股乘小舟扬帆而逸。此战歼匪数十人,缴获匪船一艘、子母炮一门。此后数月海匪不敢登陆。缪天魁被誉为豪杰英雄,受东台县政府(当时栟茶隶属东台)奖励二千大洋。后来他将此款捐给栟茶中学。

《韵胜楼诗钞》中有一首徐藻写于1921年的诗,赞扬缪天魁英勇:几度烟尘起海东,羨君前敌犬羊丛。贼围相逼持枪击,风转何须用火攻。援有壮团挥白刃,上蒙天助现青虹。我军拒匪连朝捷,又听邻村说战功。

缪天魁深知海匪不会善罢甘休,自建一亭于王家园,取名防御亭,既作纪念,又警众人。亭高三米,顶盖似枫叶,又称枫叶亭。亭中有蔡观明撰文,缪文功书写的《缪君星垣墓志铭》石碑,当时他在人世。四周花木